欽定三禮義疏

D 12
880
130

門口 12
號 880
卷 130

欽定禮記義疏卷第六十三

經解第二十六

正義 孔氏穎達曰。案鄭目錄云。名曰經解者。以其記六藝政教之得失也。此於別錄屬通論。 皇氏侃曰。解者。分析之名。此篇分析六經體教不同。故云經解。六經其教雖異。總以禮爲本。故記者錄入於禮。

案 古無六經名。春秋未經筆削。則魯一國之史。與晉乘楚檮杌等耳。不得謂之經。晉韓起聘魯。見易象春

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是易春秋可統名禮也。周禮大司樂爲宗伯之屬。是樂亦禮也。漢儒因孔子所贊脩刪定者。始名之曰六經。而又託爲孔子常有此言。亦近誣矣。首一節。家語則與閒居天有四時節相屬。此與天子者與天地參相屬。又後儒各以其意掇拾補綴。更不足深辨也。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

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

【正義】鄭氏康成曰。觀其風俗。則知其所以教。屬。猶合也。春秋多記諸侯朝聘會同。有相接之辭。罪辨之事。失謂不能節其教者。詩敦厚近愚。書知遠近誣。春秋習戰爭之事近亂。孔氏穎達曰。入國而其教可知者。言人君以六經之道。各隨其民教之。民從上教。各從六經之性。

觀民風俗。則知其教也。溫謂顏色溫潤。柔謂情性和柔。詩依違諷諫。不指切事情。書錄帝王言誥。舉其大綱。事非繁密。是疏通。上知帝皇之世。是知遠。樂以和通爲體。無所不用。是廣博。使人從化。是易良。易之於人。正則獲吉。邪則獲凶。不爲淫濫。是絜靜。窮理盡性。言入秋毫。是精微。禮以恭遜節儉齊莊敬慎爲本。若人能恭敬節儉。是禮之教也。比近也。春秋比次褒貶之事。是比事也。凡人君行此六經之教以化於下。在下染習其教。還有六

經之性。故云詩教書教之等。人君用之教下。不能可否相濟。節制合宜。所以致失也。方氏慤曰。詩言其志。書言其事。樂言其情。易言其道。禮言其體。春秋言其法。莊子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義正與此合。蔽於溫柔敦厚而不知通之以權。所以爲愚。蔽於疏通知遠而不知疑而闕之。所以爲誣。蔽於廣博易良而不知禮以節之。所以爲奢。蔽於絜靜精微而不知有以顯之。則失之賊。蔽於

恭儉莊敬而不知有以神之則失之煩蔽於屬辭比事而不知有以謹之階其僭上之患則失之亂也　陸氏佃曰詩之事近易之事深故詩之失愚易之失賊不言失之而言之失者六經無失也學者之失而已書之失誣如孟子所謂以至仁伐至不仁何其血之流杵也詩敦厚近愚樂廣博近奢禮恭敬近煩春秋撥亂多權宜故其失亂　葉氏夢得曰教者上所以勉下經者所以助成其教也詩之規刺嘉美要使人歸於善而已仁之事也故其教則溫柔敦厚書之紀述治亂要使人考古驗今而已智之事也故其教則疏通知遠樂能和同天人之際其教也動盪血脈流通精神故廣博易良易能順性命之理其教也吉凶與民同患而退藏於密故絜靜精微禮節民心其教也使人飾貌以正其行故恭儉莊敬春秋言約而意隱其教也使人美不過實貶不損美故屬辭比事蓋詩書以政教之本而爲序樂與易以道德之妙而爲序禮與春秋以治人脩身之事而爲序

也。六者之失。蓋不深求其理故也。易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

案。孔氏穎達曰。詩爲樂章。詩樂是一而教別者。若以聲音干戚教人。是樂教也。若以美刺諷諭教人。是詩教也。此爲政以教民。故有六經。若教國子弟於庠序之內。則唯用四術。故王制云。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是也。聖明之君。爲民之父母者。則能恩惠下及於民。則詩有好惡之情。禮有政治之體。樂有諧和性情者。能與民至極。民至極民同上情。故孔子閒居云。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是也。其書易春秋。非是恩情相感與民至極者。故孔子閒居無書易及春秋也。

應氏鏞曰。樂正崇四術以訓士。則先王之詩書禮樂。設教固久。易雖用於卜筮。而精微之理。非初學所可語。春秋雖本其紀載。而策書亦非民庶所得窺。故易象春秋。韓宣子適魯始得見之。則諸國之教。未必盡備六者。

鄭氏康成曰。易精微。愛惡相攻。遠近相取。則不能容人。近於傷害。孔氏穎達曰。易理微密。相責褊切。不能含容。人不與己同。浪被傷害。是失於賊也。案此猶孟子云惡其鑿。是有害於理。不是害人。又曰。聚合會同之辭是屬辭。案辭。是載事之文所謂其文則史也。不止是會同之辭。

詩以理情性。書以道政事。樂以養德性。易以道陰陽。禮以謹節文。春秋以辨是非。皆足以爲教。學者過而失中。皆不能無襲習於淳厚而不察人之情僞。則失之愚。

博於傳聞而不能知人論世。則失之誣。好樂而雜以鄭衛。則淫心蕩志而入於奢窕幽極渺而惑於術數。則違叛正道而入於賊。迂拘曲謹而不知禮之用和爲貴。則煩抑揚孚奪而是非頗謬於聖人。則亂後世經學。如書傳謂文王稱王九年。周公踐天子位七年。皆是誣。李尋京房之說易。穿鑿破碎。亦是賊。說春秋者。謂孔子許祭仲之廢君。大衛輒之拒父。直是亂。

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

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絜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言深者。既能以教。又防其失。孔氏穎達曰。此言以詩化民。雖用敦厚。能以義節之。欲使民雖敦厚不至於愚。則是在上深達於詩之義理。能以詩教民也。故曰深於詩。餘放此。陳氏祥道曰。大樂必易。廣博易良而不奢。深於樂教者也。大禮必簡。恭儉莊敬而不煩。深於禮教者也。然奢者樂之失。煩者禮之失。極其深。救其失。則禮樂之教。常興而不廢。然則入其國。其教有不知之邪。

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並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居處有禮。進退

有度。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

鄭氏康成曰。道言也。環佩。佩環佩玉也。所以爲行節也。玉藻曰。進則揖之。然後玉鏘鳴也。環取其無窮止。玉則比德焉。孔子佩象環五寸。人君之環。其制未聞也。鸞和。皆鈴也。所以爲車行節也。韓詩內傳曰。鸞在衡。和在軾前。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居處朝廷與燕處也。進退行步與升車也。　孔氏穎達曰。天地生養萬物。天子之功。與天地相參。此鸞和所在。謂朝祀所乘之車。田車鸞在鑣。故詩秦風云。輶車鸞鑣。箋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是乘車鸞在衡也。詩曹風鳲鳩之篇。言善人君子用心均平。威儀不有差忒。故能正此四方之國。詩之所云。正聖人有禮之謂也。　陳氏祥道曰。與天地參。言其體敵也。德配天地。言其道同也。兼利萬物。言其化溥也。與日月並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言其政術也。　方氏慤曰。王而成之謂之參。兩而

合之謂之配。配言德而參不言位者。曰天子。固知其爲位矣。與天地參。故能德配天地。兼利萬物。日月並明。故能明照四海。不遺微小。言其理則曰微。言其形則曰小。

吳氏澄曰。聖者。生知之智。無所不通者也。在朝廷臨涖羣臣議論政事。口之所道無非四德。則無龐雜之言。序。謂言之有次第也。天子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蓋以大德敦化者言。天子之一靜一動。其庸言庸行無不合道。以至用人處事無一不當。蓋以小德川流者言。自其在朝廷以下。皆言盛德之威儀不差忒。故能正四方諸侯之國而爲天子也。

【總論】孔氏穎達曰。自此至則不成一節。盛明天子霸王。唯有禮爲霸王之器。言禮之重也。

【經】聖。通明也。通明。知也。乾之四德。以仁禮義知爲序。孟子四德。以仁義禮知爲序。與此不同。

發號出令而民說。謂之和。上下相親。謂之仁。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謂之信。除去天地之害。謂

之義。與信。和與仁。霸王之器也。有治民之意而無其器。則不成。

鄭氏康成曰。器。謂所操以作事者。義信和仁。皆存乎禮。

孔氏穎達曰。明君在上。民不須營求所欲之物。自然得之。是在上覆養也。尚書傳稱民擊壤而歌。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是不求其所欲也。天不言而四時行。是信天地之害。謂水旱疾疫之屬。及凡惡事害人者是也。欲作事物。必先利其器。霸王必須義信和仁之義。與信。和與仁。霸王之器也。有治民之意而無其器。則不成。

也。

方氏慤曰。除去大地之害。若欒大菑捍大患。曰除又曰去者。人除之而後其害去也。

馬氏睎孟曰。號令之出。適當人心。而可否有以相濟。和之至也。親親者仁之始。上下相親者仁之終。上有恩以恤下。下有力以衛上。歡然相愛故謂之仁。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者。有以與其利也。利與而其害不可以不去。則又革之以除去天地之害。謂之義。

吳氏澄曰。和仁信義。皆謂施於有政。如器之可操持。苟徒有治民之意而無此器。則是雖有

不忍人之心。而無不忍人之政也。不成。謂不完成也。然四者之器。又須有禮。故雖有政。必有禮以齊之。故下文遂推說禮之功用。

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圓也。故衡誠縣。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

【音義】縣音玄

鄭氏康成曰。衡。稱也。縣。謂錘也。陳設。謂彈畫也。誠。猶審也。或作成。孔氏穎達曰。此贊明禮事之重。治國之急。若稱衡詳審縣錘。則輕重必正。繩墨審能陳設。則曲直必當。規所以正圓。矩所以正方。若詳審置設。則方圓必得。故皆云不可欺。君子能詳審於禮。則姦詐自露。不可誣罔也。　方氏慤曰。姦者不正。詐者不誠。禮所以止邪去僞。故不可誣以姦詐。　馬氏睎孟曰。衡也。繩墨也。規矩也。所以喻乎禮。輕重也。曲直也。方圓也。所以喻乎人情。爲國必以禮。則民有格心。而事無失當。猶衡之於

輕重繩墨之於曲直規矩之於方圓皆無失其當也君子審禮則有節於內而觀萬物之變則賢不肖之別其能廋乎哉

正義曰正者不過使萬事各得其理而已姦詐乃竊禮之似而亂之審者察理之精而直探其至正之本原也源頭從知言窮理來

是故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由禮謂之無方之民故讓之道也故以奉宗廟則敬以入朝廷則貴賤有位以處室家則父子親兄弟和以處鄉里則長幼有序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之謂也長竹丈反下同

正義曰鄭氏康成曰隆禮謂盛行禮也方猶道也春秋傳曰教之以義方孔疏隱公三年傳文孔氏穎達曰敬讓之道爲下文而起劉氏彝曰隆禮者尊重之以爲民表也由禮者踐迹之以爲民範也方者法也可以法者曰士無以法者曰民則敬與讓者所以使民表而範之之道與

方氏慤曰隆禮所以立本由禮所以趨時立本趨時雖若不同要之不離於道而已道無方體之於禮則有方士志於道故於有方曰士民無常心故於無方曰民

吳氏澄曰禮者敬讓之道也人皆由禮則凡奉宗廟者皆敬先入朝者皆敬貴處室家者皆讓父兄處鄉里者皆讓長老敬讓之道達於宗廟朝廷室家鄉里故上不危而民不亂皆由有禮而然故曰莫善於禮

孔氏穎達曰從篇首至此皆是孔子之辭記者乃引孔子孝經之辭以結之

首節雖未必果孔子語然記者猶必有所受之天子者以下皆記者語故一引詩一引孝經以結之故讓之道句上當有禮者二字闕文

故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昏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

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坊爲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別彼列反坊音房本又作防壞音怪

鄭氏康成曰。春見曰朝。小聘曰問。其篇今亡。昏姻。謂嫁娶也。壻曰昏。妻曰姻。孔疏。爾雅釋親云。壻之父爲姻。婦之父爲昏。據男女父母。鄭注據男女之身。壻昏時自亦由也。孔氏穎達曰。此一節明舊禮不可不用之意。自經明禮之所用各有所主。又明治民之義。非復孔子之言。禮本於此以下。記者廣明安上治民之義。

亂生之處則豫禁之。若深宮固門。閽寺守之。諸侯夫人。父母沒不得歸寧之類。是也。坊。謂堤坊。於水從來之處則豫防障之。坊壞則水必來敗乎產業也。禮本坊亂。若謂舊禮無用而壞去之。必有亂患。　馬氏睎孟曰。春曰朝。秋曰覲。天子與諸侯嫌於無分。諸侯朝覲以述職。然後君臣之義明。大曰聘。小曰問。諸侯相屬以禮。上有以字於下。下有以承於上。則不相侵陵。而相尊敬也。臣子之於君親。無所不盡其恩。尤見於喪祭之禮。爲其死者

人之所惡。而爲喪禮以終之。足以見其不倍。遠者人之所略。而爲祭禮以鬼饗之。足以見其不忘。故曰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所以尚齒。故席則有上下。豆則有多寡。皆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昏姻所以重禮。故執贄而後見。敬慎重正而後相親。皆所以明別也。

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鬬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行下孟反

正義 鄭氏康成曰。苦。謂不至不答之屬。孔疏。不至。謂夫若詩陳風云。昏以爲期。明星煌煌。是也。不答。謂夫親迎而婦不至。答於婦。若邶風日月。莊姜傷己不見答於先君是也。

孔氏穎達曰。此明禮之不可廢也。鄉飲酒禮。明上下長幼共相敬讓。今若廢而不行。則尊卑無序。故爭鬬之獄繁矣。喪祭之禮。所以敦勗臣子恩情。使死者不見背違。生者常相存念。若廢不行。故臣子恩薄。而死者見背。生

者被遺忘者衆矣。倍畔謂據倍天子。侵陵謂侵陵鄰國。上經尊重者在前。卑輕者在後。故先朝覲後昏姻。又殊別君臣。故先朝後聘。此經據人倫切急者在前。故先昏姻後聘覲。而聘覲禮廢。則君臣位失。倍畔侵陵。其惡相通也。葉氏夢得曰。朝覲聘問。在上者之事。而民不與焉。故言禁亂則始於朝覲者。以安上者爲序也。昏姻雖在上者制之。而民得與焉。故言廢禮則始於昏姻者。以治民者爲序也。

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易曰。君子愼始。差若豪氂。繆以千里。此之謂也。遠于萬反

正義　鄭氏康成曰。隆謂尊盛之也。始。謂其微時也。孔氏穎達曰。引易繫辭文。案今易無此文。孔謂易繫辭。是緯通卦驗文。言事之初始差錯。若豪氂之至小。後廣大錯謬。以至千里之大。證禮當防於初也。方氏慤曰。以其微。故能止邪於未形。故使人日徙善遠

罪而不自知。吳氏澄曰。禮之導人爲善。每在善幾方動之初。其禁人爲惡。亦在惡幾未見之時。非若其他法令刑罪之屬。待其顯見而後勸懲遏之也。倘不於其始愼之。至於見顯而後教之止之。則其差雖若豪氂。而其謬乃千里矣。

【疏】易稱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禮別嫌明微。每從至微處早辨而豫防之。使淫心佚志莫敢竊萌。自然日遷善遠罪而不知。易曰。童牛之牿。元吉。學記曰。禁於未發之謂豫。此之謂也。

哀公問第二十七

【疏】孔氏穎達曰。案鄭目錄云。名曰哀公問者。善其問禮。此於別錄屬通論。所問二事。一者問禮。二者問政。

【疏】大戴分問禮大昏二篇。家語亦二篇。小戴以俱哀公所問。故合之。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

尊也。孔子曰。丘也小人不足以知禮。君曰。否。吾子言之也。孔子曰。丘聞之。夫民之所由生。禮爲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此之爲尊敬然。

長竹丈反別彼
列反數色角反

鄭氏康成曰。不足以知禮。孔子謙不答也。以此之爲尊敬。言君子以此故尊禮　孔氏穎達曰。以禮之所

用廣大。故曰大禮。哀公曰否。止其謙讓也　方氏慤曰。民之所由生。禮爲大。自事天地而下。皆有生者所用之禮記曰節故祀天祭地。故於事天地之神則以節言之君臣有貴賤之位。上下有尊卑之位。長幼有先後之位。故以位言之。男女父子兄弟。皆門內之治。故以親言之昏姻則二姓之所合。疏數則朋友之所會。故以交言之。

吳氏澄曰。分之嚴者。外自君臣始。非君臣則有上下。非上下則有長幼。其位雖異。而異之中有同焉。所當辨

也。情之厚者。內自男女始。因男女而有父子。因父子而有兄弟。其親雖同。而同之中有異焉。所當別也。昏姻自家內之兄弟而推以及異姓之兄弟也。閒見曰疏。亟見曰數。自遠外之長幼而推以及游從之長幼也。其交亦有別焉。於神之大祭。則舉二以包其餘。於人之大倫。則衍五而至於八。謂君子以此禮之敬事大神。辨別大倫。故尊敬之如此。所以答哀公禮何其尊之問也。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廢其會節。

王氏肅曰。會謂理之所聚而不可遺處節。謂分之所限而不可過處。孔氏穎達曰。人君既知所生由禮。故尊而學之。既能則以教百姓。方氏慤曰。以其所能教百姓者。所謂以身教者也。不廢其會故能觀其會通。而於禮有所行。不廢其節。故能爲之節文而於禮有所守。葉氏夢得曰。禮者。中庸而已。中庸則不以所不能者病人。其教人皆其所能也。輔氏廣曰。會節。言禮之大分。

孔穎達曰。會。猶期也。期節謂天地君臣男女之期節。　陳氏澔曰。期節。如葬祭有葬祭之時。冠昏有冠昏之時。　馬氏晞孟曰。庶人遽於事。而不可以致詳。則不廢而已。　吳氏澄曰。禮不下庶人。不求其備。

君子尊禮。則君子之身皆禮矣。然後推之以教百姓。而此禮者。民所由生。亦民之所能也。其間有自天子至庶人心之所同然者。謂之會。有自天子至庶人分之所各得者。謂之節。君子皆因其自然而不廢。此制禮之原也。鄭孔以會節爲期節。不如王氏之該。而馬氏吳氏以不廢爲不求詳備。恐亦非聖人盡人性之意。

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雕本亦作彫鏤力豆反黼音甫黻音弗又以嗣家語作以別尊卑上下之等）

鄭氏康成曰。上事行於民有成功。乃後續以治文飾。以爲尊卑之差。　孔氏穎達曰。上三事有成功。然後聖人治理其雕畫刻鏤文章黼黻。以嗣續其事。使每事有尊卑上下文采之異。　吳氏澄曰。君子以禮教民。

從其教於禮之事既無毀缺然後制儀等之飾以示民而繼續所教猶孟子言既竭目力而繼之以規矩既竭耳力而繼之以六律也

【疏】君子內度之已外度之人得其願之同又得其分之異舉而措之使各得其分願則事成矣然心思既竭而制度品節未詳則猶不足以垂於久遠故又爲器用服物之等使繼續於無窮此禮之成也鄭孔舉卑上下即據家語以釋此而吳氏取孟子繼字訓嗣字尤極分明

【疏】陳氏澔曰有成事謂諏日而得卜筮之吉事可成也

其順之然後言其喪算備其鼎俎設其豕腊脩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即安其居節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腊音昔幾音祈又大戴即作則節作處

【疏】鄭氏康成曰言語也算數也即就也幾附纏之也

君子既尊禮。民以爲順。乃語以喪祭之禮。就安其居處。正其衣服。教之節儉。與之同利者。上下俱足也。　孔氏穎達曰。卑其宮室者。制使有度。不峻宇雕牆也。車不雕幾。使有圻鄂也。常用之器。不用采飾。食不副貳。肴膳唯敎民如此。而君亦不奢飾。與民同其利潤。古昔君子行禮如此。上事。刺哀公今不然。　方氏慤曰。喪算。檀弓曰。擗踊。哀之至也。有算爲之節文也。鼎俎。祭器也。豕腊。祭物也。宗廟祭所也。物不止於豕腊。器不止於鼎俎。亦各舉其一端。以互明之爾。歲時以敬祭祀。即孝經所謂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是也。以序宗族。即祭統所謂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是也。自即安其居。至食不貳味。皆言其以儉爲德也。儉者不奪人。故能與民同其利。　葉氏夢得曰。君子嚴於事鬼神。而儉於奉己。禹之克勤克儉。而致美乎黻冕。致孝乎鬼神。盡力乎溝洫。蓋此意也。

輔氏廣曰。即安其居。猶艮之言止其所也。安於其所止。然後以人君之尊。國家之富。而自奉養者有節。如

而終以樂生洪範八政三曰祀四曰司空司空居民之官也

其順之七句言以禮道民即安其居節七句言躬行節儉以率民君子制禮非以強民故民順之鼎俎豕腊統吉凶諸祭言言豕腊舉下也以民所得用者也大戴禮作則安其居處則此當以即安其居節爲句孔陸斷句皆非喪算有三年至三月之殊鼎俎有六牲至無牲之異宗廟有七廟至祭寢之差宗族有百世不遷五世

下所云也鄭氏康成曰醜類也孔氏穎達曰設其豕腊謂喪中之奠脩其宗廟謂除服之後爲之宗廟以鬼享之以序宗族謂祭末噩同姓燕飲即安其居即就也隨其山川溪谷之異而安之不使山者居川渚者居中原節醜其衣服節正也正民衣服使各得其類衣服異宜器械異制是也陸氏佃曰宗族即安句言如上所謂而後宗族即安也其居節句言君子所以自安養之節吳氏澄曰言喪祭乃及安其居者先之以哀死

則遷之別而後節事辨位別親交者無不繼續於無窮然因雕鏤文章繡黻而欲窮工極麗則反縱欲而失會節之本然故君子於已之居處服食器用無不從儉以留不盡之利於民此又行禮之善也

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曰今之君子好實無厭淫德不倦荒怠敖慢固民是盡乎其衆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昔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後今之君子莫爲禮也好呼

報反敖五報反午
五故反當下浪反

注義鄭氏康成曰實猶富也淫放也固猶故也乎其衆逆其族類也當猶稱也所猶道也由前用上所言由後用下所言孔穎達曰實謂財貨充實言今之君子性行貪婪好貨不知厭足使人財力於是盡竭專意自縱不順衆心是逆忤族類也守道者被害是伐有道也求其所得必須稱己所欲不用其道葉氏夢得曰莫非好也從於無厭亦謂之好莫非德也淫色不倦亦謂

之德。故好有邪正德有吉凶。方氏慤曰。好實無厭。言貪而不知足。淫德不倦。言過而不能改。荒於事故其心怠。敖於物故其心慢。固民是盡。謂其或盡民之力而不計其勞。或盡民之財而不計其費也。衆者人之所順。而反乍之。有道者人之所尊。而反伐之。求其得而已。不顧於義也。當所欲而已。不循於理也。若是則動皆失其所矣。故曰不以其所也。用民。即君子也。以其有君國子民之位。故以用民言之。陳氏澔曰。固如固獲之固言取之力也。盡竭其所有也。

【通論】黃氏乾行曰。哀公用田賦。是好實無厭。固民是盡也。多嬖寵。是淫德不倦。荒怠傲慢也。伐邾伐齊。是午其衆以伐人。止求當欲。不以其道。宜鼷鼠食郊牛。桓僖宮災。而莫爲禮也。

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爲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爲大。愀七小反又音秋又子了反又

家語德作惠

鄭氏康成曰。愀然。變動貌。作變也。德。猶福也。辭。讓也。　方氏慤曰。中庸曰。人道敏政。故人道政為大。　陳氏澔曰。敢無辭。猶言豈敢無辭。

孔氏穎達曰。自此至國家順矣。明哀公問政之事。自此至終篇。皆侍坐而言也。

公曰。敢問何謂為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為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為。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為。百姓何從。

鄭氏康成曰。君為正。言君當務於正。　周氏諝曰。君之所為。則好也。既好矣。雖罰之民不從也。君所不為。則惡也。既惡矣。雖賞之民不從也。故曰君為正則百姓從政矣。

公曰。敢問為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別彼列反

鄭氏康成曰。庶物。猶衆事也。　吳氏澄曰。三綱。人

倫之大者。庶物。庶事之小者。大綱先正。則小者莫不正矣。

公曰。寡人雖無似也。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聞乎。孔子對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所以治禮敬爲大。敬之至矣。大昏爲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親也。是故君子興敬以爲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

與。如字。迎逆敬反。舍音捨。與音餘。下並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無似。猶言不肖。大昏。國君娶禮也。至。言至大也。興敬爲親。言相敬則親。孔氏穎達曰。公謙言已愚蔽。無能似類賢人也。人有禮則生。所以治愛人。非禮不可。禮以敬爲主。故治禮則先敬。敬有大小。若敬之至極之中。天子諸侯之大昏又爲大也。君子冕而親迎。興起敬心。爲欲相親。若舍敬心。是遺棄相親之道也。不敬於婦。則室家之道不正矣。親愛則仁也。尊敬則義

也仁義政教之本也　父兄蒞臣迎必冕所以致其敬迎必親所以致其親故上親之也者親之也冕而親迎可謂敬矣故曰與敬爲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則無以相合而其親疏弗敬則無以相別而其情褻愛敬之道其始雖本之閨門之內夫婦之間及乎廣而充之其愛至於不敢惡於人其敬至於不敢慢於人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故曰愛與敬其政之本與

疑孔氏穎達曰冕服自迎欲親此婦人所以親此婦人欲使婦人亦親已也

辨輔氏廣曰冕而親迎躬親之也躬親之者所以致其親愛之意也是與敬所以爲親也彼以褻爲親者未要其終也唯敬以爲親則愛得其正故能愛與敬則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矣而大昏又其總也

案哀公十一年孔子自衛反魯時公年十四大子未成其後立公子荆之母爲夫人而以荆爲太子國人惡之又患三桓之侈欲以越伐魯而去之因遜於邾遂如越

然則哀公之所以失國者。非庶物也。三綱不正而已。易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君臣。是庶物以三者爲綱。而三綱又以夫婦爲本。夫婦全在正始上。閨門王化之始也。古今至理。要不外是。

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嘳然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

正義　輔氏廣曰。願有言然。疑似之意。不敢以爲是也。

鄭氏康成曰。已猶大也。怪親迎乃服祭服。孔疏。見則哀見。諸侯以下。各用助祭之服。天子則袞冕。故士昏禮主人爵弁服是也。孔疏。以答哀公所問。先聖。周公也。

疏　孔氏穎達曰。昏禮親迎。二傳不同。春秋公羊說。自天子至庶人皆親迎。左氏說。天子至尊無敵。故無親迎之禮。諸侯有故若疾病。則使上卿迎。上公臨之。許氏謹案高祖時。皇太子納妃。叔孫通帶禮以爲天子無親迎。從左氏義也。鄭駁之云。太姒之家。在渭之涘。文王親迎

于渭。卽天子親迎明文也。引禮記冕而親迎。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非天子則誰乎。如鄭此言。從公羊義也。又時說文王親迎于渭時。猶爲西伯。左氏義爲長。鄭駁未定。方氏慤曰。夏后氏迎於庭。殷人迎於堂。周人迎於户。周氏諝曰。三年之喪。人道之終。故自天子達於庶人。特其葬有遲速之別耳。親迎者。人道之始。亦必自天子達於庶人。特其地有遠近之別耳。詩曰。文王親迎於渭之陽。以王禮追美之而言其近也。薛侯迎止于竢之里。以侯禮而言其遠也。及後世或俟于堂。而詩人言之。或其臣爲之。逆而春秋言之。皆失也。

孔氏穎達曰。魯得郊天。故云天地社稷之主。馬氏晞孟曰。蓋因魯言之。

朱子曰。天地蓋通天子而言。胡氏安國曰。娶妻必親迎。禮之正也。天子不親迎。使卿迎。公監之。禮也。案桓公八年。逆王后于紀傳。若夫以爵則有尊卑。以國則有大小。以道途則有遠邇。以迎之於其國。或迎之於境上。或迎

之於所館。禮之節也。紀侯於魯。以小大言。則親之者也。而使履繒來。魯侯於齊。以遠邇言。則疏之者也。而使公子彄往。是不重大昏之禮。而失其節矣。故書。案桓三年。公子彄如齊迎女傳。

親迎之說。惟胡氏最酌其中。天子不親迎於其國。不可與諸侯爲賓也。二王之後。則迎之於境。其餘則迎之於館。迎之於境。迎之於館。則亦親迎矣。據此而言。則天子之迎后。其禮可想矣。

公曰。寡人固。不固焉得聞此言也。寡人欲問。不得其辭。請少進。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恥足以興之。爲政先禮。禮其政之本與。焉於虔反

鄭氏康成曰。固不固。言吾由鄙固故也。皇氏侃曰。上固。言已之固陋。下固。言若不鄙固則不問焉。得聞此言哉。請少進。欲其爲言以曉已。宗

廟之禮。祭宗廟也。夫婦配天地。有日月之象焉。禮器曰。君在阼。夫人在房。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直。猶正也。正言。謂出政教也。昏義曰。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是也。物。猶事也。事恥。臣恥也。振。猶救也。國恥。君恥也。君臣之行有可恥者。禮足以救之。足以興復之。　方氏慤曰。請少進。猶言請益也。　馬氏睎孟曰。物恥。恥之小。國恥。恥之大。昔弛而今起謂之振。昔廢而今舉謂之興。　胡氏銓曰。易於咸恆明昏姻夫婦之義。於咸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於恆曰天地之道。是配天地之神明。於咸男下女上。於恆男上女下。是立上下之敬。物。人物也。人恥。卿大夫辱也。國恥。君辱也。

朱子曰。孔子遂言曰。至禮其政之本與。當在上其政之本與下。　陳氏澔曰。直言。或云當作朝廷字。

孔子遂言曰。昔二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

後也。敢不敬與。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矣。大王之道也。如此。則國家順矣。妃芳菲反愾許乞反又許氣反大音泰

正義　鄭氏康成曰。愾。猶至也。大王居豳。爲狄所滅。乃曰土地所以養人也。君子不以其所養害所養。孔疏此取莊子及呂氏春秋文。乃去之岐。言百姓之身猶吾身也。百姓之妻子猶吾妻子也。不忍以土地之故而害之。去之岐而王迹興焉。　王氏肅曰。大王愛姜女。國無鰥民。是愛己之身及民之妻子也。　孔氏穎達曰。上經孔子答哀公以問政之事。此遂廣言三代明王爲政之道。敬其妻子及其身。乃可施政教於天下。有道者。謂三代敬其妻子必有道理。妻所以共粢盛祭祀。與親爲主。故云親之主也。前況言。故云妻。此論人君治

國政。故云妃也。人君行此三事。從近而能廣至於天下矣。惟大王能然。故云大王之道也。　劉氏彝曰。大雅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此大王所以敬大姜而興其國耶者也。又曰。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此文王所以敬大姒而敬先聖也。君子所以敬其身。非謂我自尊也。身雖在我。其氣與性。則受之於親。傳之於祖。非已得以輕而辱之也。故曰。不敬其身。是傷其親也。猶傷其根本者。枝幹必從之而亡。敢不敬慎而培之以禮乎。三者非獨君然。百姓亦然也。故其身也妻也子也。莫不肖象於我也。

案。愾字從心從氣。有志氣充足無閒意。我敬其身。使人各敬其身。我敬其妻子。使人各敬其妻子。則志氣之所至。直充塞乎天地矣。

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

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

鄭氏康成曰。則法也。民者。化君者也。君之言雖過。民猶以爲法。　孔氏穎達曰。哀公因上言敬身。故此問敬身之事。孔子對以敬身之理。　馬氏睎孟曰。言動者。敬身之所宜愼也。擬之而後言。則無過言。議之而後動。則無過動。過言而民作辭。過動而民作則。以貴者賤者之所矜式也。上者。人之所視傚也。言而世爲天下法。動而世爲天下則。不命而民敬恭。能敬身之效也。能敬其身。則能立其身。能揚其名。以顯父母。故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

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爲君子也。是爲成其親之名也已。孔子遂言曰。古之爲政。愛人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

樂天不能成其身。樂音洛

集說　鄭氏康成曰。有猶保也。不能保身者。言人將害之也。孔疏。避其禍害。流移失業也。孔疏。避其禍害。流移失業不能保有其身。不能安土。動移失業也。孔疏。避其禍害。流移失業是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知已過而怨天也。孔氏穎達曰。此答哀公成親之問。遂廣明成身之理。已能成。則百姓歸已善名。謂之君子。是已之脩身。使其親有君子之名。是成親也。朱子曰。不能有其身。謂不能持守其身而陷於非僻。安土。謂安其所處之位。樂天。謂樂循天理　張子曰。愛人然後保其身。能保其身。則不擇地而安。不擇地而安。則所樂者天矣。夫達於天。則成性而成身矣。愛人至於成身。亦無先後之分。造道大原。關一不可。仁義忠恕。學一而天理具在。　王氏安石曰。所遇於地者。不擇而安之。謂之安土。所受於天者。不怨而樂之。謂之樂天。治民至於樂。治之至也。脩身至於樂。脩之至也。　吳氏澄曰。愛人者。天下之人與我同一氣。故均愛之。有其身。謂吾身所受於天者。能全所付而有之也。能

全所付。則隨其所處之地而能安。故曰安土。能安土。則此身常在天理中。及爾出王。及爾游衍。無入而不自得。故曰樂天。夫如是盡性踐形者也。全體大用。於身無一虧缺。故曰成身。

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

鄭氏康成曰。物。猶事也　孔氏穎達曰。成身之道。但萬事得中。不有過誤。則諸行並善。所以成身也　葉氏夢得曰。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子思曰。不誠無物。所謂物者。凡吾身所具有者也。

應氏鏞曰。性分之內。萬物皆備。即物而觀。其理尤實。即其身之所履。皆在義理之內而不過焉。猶大學所謂止於仁止於孝也。違則過之。止則不過矣。夫物有定理。理有定體。雖聖賢豈能加毫末於此哉。亦循循然而不過耳。

朱子曰。家語作夫其行已不過乎物。謂之成身。不過乎物。是天道也。以上下文推之。當從家語。

公曰。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是天道也。無爲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

鄭氏康成曰。已。止也。是天道者。言人君法之當如是也。王氏肅曰。不閉。言能通。其久言無極。孔氏穎達曰。孔子又答貴天道之事。無爲而成。言春生夏長。不見天之所爲。而萬物得成。已成而明。言天之生物。成就而功明著。人君皆當法之也。劉氏彝曰。天道至誠無息。所謂唯天之命於穆不已也。君子貴之。純亦不已焉。然其不已者。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如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是以不窮其久。無私無營。而萬物自然各得其成。及其既成。皆粲然可見也。蓋其機緘密運而不已者。雖若難名。而成功則昭著也。無爲而成者。不見其爲之之迹。而但見有成也。此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之謂也。

陳氏澔曰。日月相從不已。繼明照於四方也。不閉其久。窮則變變則通也。無爲而成。不言而信。不怒而威也。已成而明。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也。

鄭氏康成曰。日月相從。君臣相朝會也。不閉其久。通其教政不可以倦也。

朱子曰。不閉其久。家語作不閉而能久。當從家語。不閉者。誠於中必形於外。所謂徵也。能久者。存於中者不息則久。其徵於外亦悠久無疆也。無爲而物成也。

悠久所以成物。漸仁摩義。久道化成也。已成而明。成物之功。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也。

公曰。寬人恭愚寡煩。予志之心也。恭如容反　志音識

鄭氏康成曰。志讀爲識。識知也。寡煩者。言不能明理此事。子之心所知也。欲其要言使易行。孔氏穎達曰。此公欲孔子陳所行何事。能如天不已。方氏慤曰。恭言迷而無覺。愚言昧而不靈。寡則不辨於事。煩則不當於物。

孔子蹴然辟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蹴子六反辟音避

正義鄭氏康成曰蹴然敬貌物猶事也事親事天孝敬同也孝經曰事父孝故事天明舉無過事以孝事親是所以成身孔氏穎達曰仁人於事無過失孝子事親亦於事無過也仁人事親以敬如事天相似事天以孝愛如事親相似據其汎愛則稱仁人據其事親則稱孝子沈氏清臣曰舉天地萬物之理備於我者皆物也是物也各有則焉人皆有是物則不可過也過則非天理也眞氏德秀曰先儒張氏作西銘即事親以明事天之道大略謂天之予我以是理也莫非至善而我悖之即天之不才子也具人之形而盡人之性即天之肖子也禍福吉凶之來當順其正天之福澤我者非私我也予之以爲善之資乃所以厚其責譬之事親則父母愛之喜而不忘也天之憂戚我者非厄我也將以拂

亂其心思而增其所不能。譬之事親。則父母惡之懼而不怨也。卽此推之。親卽天也。天卽親也。其所以事之者。豈容有二哉。夫事親如天。孝子事也。而孔子以爲仁人。蓋孝之至則仁矣。張氏之論極其精詳。當卽全書而熟復之。又曰。靡雲甘露。天之喜也。迅雷烈風。天之怒也。善事天者。必於此焉察之。父母者。子之天也。察之可不謹乎。

【疏】對天則爲仁人。對親則爲孝子。其實事天此物。事親亦此物。孝子仁人。一不過乎物盡之因物賦物。是身所由來。隨物體物。是身所由成。

公曰。寡人既聞此言也。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是臣之福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公聞言欲勤行之也。後罪。讓辭。此言善言也。

言善言必成夫事親如大孝子事也而孔子以爲[illegible]

正義曰凡事如曰此公問言治亂之事公罪對曰[illegible]

公曰寡人固聞此言也無以對何子產曰[illegible]

由來遠矣[illegible]

[illegible]

欽定禮記義疏卷第六十四

仲尼燕居第二十八

正義　孔氏穎達曰案鄭目錄云名曰仲尼燕居善其不倦燕居言及於禮著其字言事可法也退朝而處曰燕居此於別錄屬通論

仲尼燕居子張子貢言游侍縱言至於禮燕於見反

正義　鄭氏康成曰言游言偃子游也縱言汎說事孔疏廣言諸事遂至於禮

子曰。居。女三人者。吾語女禮。使女以禮周流無偏也。女音汝後同語魚據反下同偏音遍

鄭氏康成曰。居。坐也。使之坐。凡與尊者言。更端則起也。孔氏穎達曰。周流。謂周旋流轉。言我使汝等恆以禮周旋流轉。無不徧於天下。方氏慤曰。周。言其不虧於一方。流。言其不滯於一曲。周流則其用無所不徧。陳氏澔曰。周流無不徧者。隨遇而施。無不中節也。

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何如。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子曰。給。奪慈仁。中竹仲反下同給音急又其劫反下同

鄭氏康成曰。奪。猶亂也。巧言足恭之人似慈仁。特言是者。感子貢也。子貢辨近於給。孔疏。子貢問禮。辨而不讓。夫子因感喻之。案先問不可謂給。恐是因子貢能言。故以喻也。

於事爲失。野。謂鄙野。恭。謂便辟足恭。捷給之人。貌爲恭敬。似慈愛寬仁。而實不慈仁。但其貌亂眞慈仁也。方氏慤曰。敬言其心。恭言其貌。心敬而不中禮。則文辭寡。

故謂之野。貌恭而不中禮。則文辭多。故謂之給。勇而不中禮。則以力而不以德。故謂之逆。給則論語所謂口給也。三人侍坐之序。子張爲首。子貢爲次。言游爲末。子張未對而子貢對焉。此所以爲越序也。　馬氏睎孟曰。恭不中禮謂之給。蓋能足恭。未有不能功言者。給奪慈仁。言色取仁而行違也。　陳氏澔曰。野與逆二者。猶是直情徑行而然。使習於禮。則無此患矣。唯足恭便佞之人。是曲意徇物。致飾於外。務以悅人。貌類於慈仁。而本心之德則亡矣。故謂之奪慈仁。

【正義】恭主容。敬主事。心主於事。則或疎於禮。故謂之野。勇亦在任事。上見。勇往直前不顧尊長。故謂之逆。所謂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也。再記子曰。語已絕而復言也。後放此。

子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　食音嗣

【正義】鄭氏康成曰。過與不及。言敏鈍不同。俱違禮也。孔疏。

師於事敏疾。商於事遲鈍。意廣而好爲苟難。故常過中。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不止衆人之母。言子產慈仁。多不矜莊。又敏鈍不同而已。　衆人之母。與子張相反。子產嘗以其乘輿濟冬涉者。而輿梁不成。是慈仁亦違禮。孔疏。約孟子文。　孔氏穎達曰。此明不中禮之人。父義母慈。父能教而不能愛。母則能愛而不能教。周氏諝曰。子張於中道則過。而子夏則不及。子產之惠猶衆人之母。則亦過。又不能教。則亦不及也。　吳氏澄曰。上商不在坐。而並言之者。以其不及。與子張之過相反也。子產母道有餘。父道不足。師商兩人。而一過一不及。子產一人。而有過有不及。故並言之。

案朱子論語注。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爲苟難。故常過中。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不止此。

子產十五字。家語別見正論篇。而文特詳。疑脫簡在此。

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爲此中者也。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

鄭氏康成曰。禮乎禮。惟有禮也。　馬氏睎孟曰。中出於人之性。而所以節性者。在乎禮而已。故曰夫禮所

以制中。　吳氏澄曰。先云禮乎者。設爲問辭。後云禮者。設爲答辭也。

疏　人皆受中於天。而所稟有過不及。惟禮爲天理之節文。以禮制之。而過者俯而就。不及者仰而企。斯皆可以至於中也。

總論　孔氏穎達曰。自此至相示而已。明說禮之事。

子貢退言游進曰。敢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子曰。然。然則何如。子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與音餘　食音嗣

正義　鄭氏康成曰。領。猶治也。好。善也。　孔氏穎達曰。子游問禮之爲體。治去惡事而留全善事者與。與語辭。饋奠。謂人之初死。設此饋食之奠。射。謂鄉射。鄉。謂鄉飲酒。

馬氏睎孟曰。仁者有推恩而及之之意。事天地主於敬。故於郊社言鬼神。事宗廟主於愛。故於禘嘗言昭穆。

饋奠之禮。始死者之奠也。始死而致死之則不仁。此饋奠所以仁死喪也。習射尚功。則壯者有以勵。習鄉尚齒。則少者有所讓。所以待鄉黨者盡矣。食以示其愛。饗以示其敬。所以待賓客者盡矣。　應氏鏞曰。仁心發於中。而後禮文見於外。及禮之舉而是心達焉。則幽明之間咸順其序。驩欣洽。皆在吾仁中。是仁之周旋暢達也。

劉氏彝曰。領惡。猶言克己也。視聽言動。非禮則勿。所以克去己私之惡。而全天理之善也。　吳氏澄曰。上言以禮制中。損其過。益其不及。蓋因其氣質之偏而除治之。所謂領惡也。下言仁鬼神至仁賓客。蓋因其德性之善而充周之。所謂全好也。　姚氏舜牧曰。領惡而全好。則此心一仁也。仁則無所往而不爲仁矣。

【集】鄭氏康成曰。仁。猶存也。凡存此者。所以全善之道也。郊社嘗禘饋奠。存死之善者也。射鄉食饗。存生之善者也。郊有后稷。社有句龍。孔疏。明此鬼神是人之鬼神。非易陰陽七八九六之鬼神。孔氏穎達曰。仁謂仁恩相存念也。

案　此惡字。只就過不及說。領惡全好。緊承中字言之。張子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之非仁也。程子曰。醫家以手足痿痺爲不仁。此言最善名狀。舉天地人鬼之交接。總一吾仁之周流。痿痺之患無有矣。鄭孔訓仁作存。其說近鑿。

子曰。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是故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閨門之內有禮。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是故宮室得其度。量鼎得其象。味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式。鬼神得其饗。喪紀得其哀。辨說得其黨。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得其宜。長竹

丈反後皆同量音諒下同錯七故反又音措

疏　鄭氏康成曰。治國指諸掌。言易知也。郊社嘗禘。尊卑之事。有治國之象焉。辨。別也。三族。父子孫也。孔疏。三者於已

最近。昏禮。三族之不虞。鄭注。三族。父昆弟。己昆弟。子昆弟。以期喪廢昏。故舉三者言之。與此異也。　方氏慤曰。夫婦合父子合尊卑。兄弟合長幼。夫婦合內外。爲三族。　或曰。三族。卽三黨。凡言得者。得濛於禮也。量。豆區斗斛也。孔疏。左傳云。四升爲豆。注云。四豆爲區。四區爲釜。又律歷志云。十升爲斗。十斗爲斛。味。酸苦之屬。四時有所多。孔疏。周禮。食醫。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及獻所宜也。孔疏。周禮獸人。春獻狼。夏獻麋。秋冬獻鹿豕。　式。謂載也。所載有尊卑。辨禮之說。謂禮樂之官。教學者。黨。類也。孔疏。辨說詩書禮樂。不乖事之義理。體。尊卑異而合同。孔疏。若天官與屬官。尊卑異而共掌一事。　陸氏佃曰。若宰相不親小事之類。

孔氏穎達曰。前經明郊社等禮。各有所因。故此經廣明郊社嘗禘。明而用之則有功。又廣明諸禮所用有功諸事。郊社祭天地。嘗禘祭宗廟。皆是事之難者。能明其理。則治國甚易了也。族。屬也。度。謂制度高下大小。得禮之度數。象。謂濛象。言斛斗之量。三牲之鼎。各得其禮之濛象。故易傳云。以制器者尚其象。節。謂樂曲之節。饗。謂天神人鬼各得其饗食。喪紀。謂五服親疏各得其哀情。錯。置也。衆。謂萬事也。以禮加身。而錯之萬事。皆得其所宜。合結用禮之功。　方氏慤曰。室有奧。阼。席

有上下。居處有禮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閨門有禮也。設官分職。列爵分土。朝廷有禮也。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田獵有禮也。進退有度。左右有局。軍旅有禮也。戎事閑於無事之時。故於田獵言之。武功成於尚功之日。故於軍旅言之。宮室若魯莊公之丹楹刻桷。藏文仲之山節藻棁。蓋失其度故也。量。左爲升。以象陽之所升。右爲合。以象陰之所合。仰者爲斛。以象顯而有所承。覆者爲斗。以象隱而有所庇。外圜其形。動以天。內方其形。靜以地也。鼎。口在上。以象有所受於上。足在下。以象有所立於下。大者爲鼐。小者爲鼎。奔者爲鼒。足奇其數。參乎天也。耳偶其數。兩乎地也。其器疏以達者象春。高以粗者象夏。廉以深者象秋。閎以奄者象冬。器固無適而非象。止以量鼎爲言者。量爲器之大。鼎爲器之重。大者重者得其象。則小者輕者可知。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樂得其節也。有六等之數。作車之得其式也。鬼神得其饗者。若天神皆五路之用。乘車之得其式。辨

降。地示皆出。可得而禮是矣。喪紀得其哀者。發於容體聲音言語飲食居處衣服。而各得其哀也。辨說得其黨若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之類。官得其體者。若天官掌邦治。地官掌邦教。春官掌邦禮。夏官掌邦政之類。政事得其施者。若施興於邦國。施則於都鄙。施濃於官府之類。自宮室得其度而下。皆以本於禮。故能各有所得焉。以禮加於身錯於前。無所不用禮。故用皆得其宜也。　馬氏睎孟曰。郊社所以事天地。而宗廟而禮陳其外。因義以設禮。因禮以考義。神而明之存乎人則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推而通之。以至加於身而錯於前。凡動無不宜也。　陳氏皓曰。明乎郊社之義則事天如事親。明乎嘗禘之禮。則事親如事天。仁人孝子明於此。故能推民胞物與之心。而天下國家有不難治者矣。

郊社嘗禘。舉上最重者而申言之。居處以下。又舉上所未及而廣言之。所謂周流無不徧也。

子曰禮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與。倀倀乎其何之。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若無禮則手足無所錯。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制。宮室失其度量。鼎失其象。味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饗。喪紀失其哀。辨說失其黨。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洽於衆也。治直吏反下其洽治國並同相息亮反倀勅良反

【疏】鄭氏康成曰。凡言失者。無禮故也。策。謀也。祖。始也。洽。合也。言失禮無以爲衆倡始。無以合和衆。　孔氏穎達曰。前經明諸事得禮則有其功。此明諸事失禮則有其害。即事之治。言萬物之治皆由禮。　方氏慤曰。祖言有所繼。洽言有所合。經曰。禮爲可繼也。易曰。嘉會足以合

禮。陸氏佃曰。耳目無所加。不知所以給視聽也。吳氏澄曰。無禮。則手足皆妄動。故曰無所錯。耳目皆妄聽妄視。故曰無所加。策。謂講武教戰之謀策。制。謂全師克敵之灋制。

子曰。愼聽之。女三人者。吾語女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苟知此矣。雖在畎畝之中。事之。聖人已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后君子知仁焉。行中規。還中矩。和鸞中采。齊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禮矣。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

女音汝。縣音元。閴苦穴反。籥音藥。中竹仲反。下同。還音旋。齊本又作齋。在細在私二反。

鄭氏康成曰。猶有九焉。吾所欲語女。餘有九也。但大饗有四。大饗。謂饗諸侯來朝者。四者。謂金再作。升歌

清廟下管象也事之謂立置於位也縣興金作也孔疏謂金奏第一作也案大射禮賓及庭奏肆夏至主人獻賓賓再拜受爵樂闋是金一作也但大射以臣爲賓故及庭始金奏若隣國君來入門即金奏也金再作者獻主君又作也孔疏案大射禮主人獻於公公拜受爵乃奏肆夏公獻賓之後主人洗象觚獻卒爵而樂闋大射禮謂臣爲主而獻君若兩君相見則賓獻主君故獻下謂堂下也夏籥文舞也方氏慤曰夏籥夏禹之樂主君又作也堂下吹管舞文武之樂更起大夏也文舞必執羽籥故謂之夏籥序更也采齊薤振羽皆樂章也振羽也知仁焉知禮樂所存也振鷺及雍金作示情也賓主人各以情相示也孔疏主人示賓以恩情賓示主人以敬情金性內明象人情也示德相示以德也清廟頌文王之德示事相示以事也武象武王之大事也孔氏穎達曰大饗謂鄰國兩君相見縣興謂鍾磬興而動作謂金奏作也下管象武之上少升歌清廟一句下文既詳故略之入門而金作覆釋前文古之君子相與春饗孤子則小也象即詩所謂象舞武即詩所謂大朝會不必親自以事相與丁寧而言但以禮樂微相示語而已方氏慤曰兩君相見其禮大若以饗禮養老

武也。大夏。文舞。必執羽籥。故謂之夏籥。客之出也。猶歌以雍。見客之能雍。非特於來時而已。器之徹也。猶歌以振羽。見主之無斁。非特於在此之時而已。示情。欲賓主以情相接也。示德。欲賓主以德相讓也。示事者。欲賓主以事相成也。吳氏澄曰。凡者。大饗有四。并前之五者爲九也。仁鬼神以下之五。是卽諸禮之中。總其凡而言。禮有饗有食有燕。饗禮重於食燕。諸侯饗王。王親饗諸侯。諸侯饗大夫之禮爲大饗之四。是就一禮之中。分其目而言。

大故曰大饗。大饗之禮。大節有四。初迎賓。一也。次獻賓。二也。次樂賓。三也。終送賓。四也。揖讓入門而縣興。此迎賓時也。揖讓升堂而樂闋。此獻賓時也。獻畢。工入堂上。弦瑟而歌清廟。歌畢。堂下吹管。而迭興象舞夏籥之二舞。此樂賓時也。禮畢而賓出。則以雍徹之詩。振羽之詩。歌而送之。此大饗之四禮也。薦俎。謂獻賓之時所陳。禮樂。謂自初及終所行之禮節。所奏之樂章。先後皆有次第也。百官。謂執禮服役之職。備。具而無缺也。

通論　方氏慤曰。雍振鷺二詩。本以禘太祖與助祭。而又用之於此者。猶之鹿鳴本以燕羣臣。而又用之於鄉飲酒也。然論語言以雍徹。其用與此不同又何也。蓋彼所言者。天子饗神之事。此所言者。諸侯饗賓之事。故諸侯所用之大者。天子止用之於小者。此所以不同。　陳氏祥道曰。晉饗穆叔。歌文王之詩。穆叔以爲文王兩君相見之樂。則諸侯相見。歌文王而不歌清廟也。孔子謂諸侯相見歌清廟者。蓋二王後諸侯之長禮然也。

疏　盧氏植曰。大饗有九者。揖讓入門一也。入門縣興二也。揖讓升堂三也。升堂樂闋四也。下管象武五也。夏籥序興六也。陳其薦俎七也。序其禮樂八也。備其百官九也。　鄭氏康成曰。象武。武舞也。　王氏肅曰。揖讓入門至升堂一也。升堂樂闋二也。下管象武。夏籥序興三也。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四也。行中規五。還中矩六。和鸞中采齊七。客出以雍八。徹以振羽九。　孔氏穎達曰。鄭以獻賓樂作一。獻主君樂作二。升歌三。下管

四。其餘五事。王與鄭同。皇侃以夏籥合下管爲一事。鄭不數夏籥。皇義非也。案周頌維清。奏象武也。又曰。初時管中吹象武之曲。已後與夏籥文舞更遞而作。故云舞文武之樂更起也。陸氏佃曰。九者。一清廟。二象。三雍。四振羽。五肆夏。六采齊。七武。八夏。九籥。熊氏云。勺。籥也。籥是舞勺。

案前以仁言禮。已渾舉其全。此言禮猶有九。將析言其義之所該。不舉郊社禘嘗者。前已言明乎其義。治國如指掌。所謂盡其誠信。與其忠敬順以備者。其義尤多。可意會也。大饗有四。舉饗以例其餘。言饗以仁賓客。則觀之。固可知仁。而析言其義。則示情。示德。示事。又有其二。鄭注吾所欲語汝。餘有九。但大饗有四。又言大饗四節。金再作。升歌清廟。下管象。是明以金作示情。升歌示德。下管示事言矣。初不云大饗分九節也。孔氏不達其意。述盧說王說。見盧全異。王似可附合。遂言前四事鄭與王異。後五事鄭與王同。直誣鄭矣。夫中規中矩。君子行

步之常。可分之以當大饗之五節六節乎。鄭注初無是說也。陸因鄭而加悞。分夏與籥爲二。又增入肆夏以足之。本經明云大饗有四。何嘗言大饗有九。更何嘗言大饗之禮用樂有九耶。釋經而忘經。益之繆矣。　又案文王世子言下管象舞大武。此言下管象武。文稍略耳。非以象武爲一。且謂大武不舞。亦以管吹之也。且象文舞武武舞。不可混稱武舞也。王藻言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旋中規。折還中矩。在車聞和鸞之聲。此言行中規。

中矩。和鸞中采齊。互文見意耳。至於揖讓升堂。是兩君之升。升歌清廟。是樂工之升。初非謂兩君升堂時歌清廟。行。指賓出而奏肆夏送之。客出。既登車而和鸞中采齊也。諸儒附會愈謬。

總論　應氏鏞曰。此篇言仁者凡三。語子貢曰。給奪慈仁。以其辨給而或傷於仁也。告言游曰。郊社之禮。所以爲仁。以其習於威儀。而未深體夫仁也。告子張曰。如此而後君子知仁。以其堂堂而難與並爲仁也。各因其病而

樂之使於禮而知其仁則其悟入益深而不專以虛文爲禮矣。

子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不能詩於禮繆不能樂於禮素薄於德於禮虛繆音謬

【正義】鄭氏康成曰繆誤也素猶質也歌詩所以通禮意也作樂所以同成禮文也崇德所以實禮行也王制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

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孔疏明上從天子下至俊選皆須禮樂而成證君子無禮不動無節不作孔氏穎達曰禮者使萬事合於道理樂者使萬事得其節制詩能通達情意則行禮審正若不能習詩則情意隔絕於禮錯繆樂有音聲綴兆文飾於禮若不能習樂則於禮樸素內心厚於德則外充實若內德淺薄則外禮空虛此經雖禮樂並陳德是百行之本樂是禮中之別故明禮須詩樂及德乃爲善也

陳氏祥道曰。禮繁則亂。非所以爲節也。君子循禮而動。無動而非中也。應節而作。無作而非和也。一動一作。而禮樂存焉。豈小人所能與哉。

應氏鏞曰。禮非樂以發越。則如采色之素而無飾。樂非禮爲之質幹。則如支體之偏而不全。　陳氏澔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猶正牆面而立。不能詩者。能不繆於禮乎。禮之用和爲貴。不能樂。則無從容委曲之度。是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也。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薄於德者。必不能充於禮也。

【通論】陸氏佃曰。詩與禮不同。禮嚴而詩寬。若禮好色則禁怨讟則禁。詩不禁好色而禁人之淫。不禁怨讟而禁人之亂。司馬遷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是也。

【石梁】鄭氏康成曰。古之人。皆知諸侯之禮樂。達曰。以前經大饗。是諸侯禮樂之事。故知此是申說前經。

案此節是另起泛說。不粘諸侯。　又案禮歸於一仁。則禮固吾心自具之理。而升歌下管雍徹。用詩樂行之。是詩樂亦即理之節。而非有二也。故君子行禮。必以吾心自具之理爲之本。無理不動也。亦必有詩樂以和其節而作焉。無節不作也。不然。不能詩。則少溫柔敦厚之情。而於禮亦拘固而成繆。不能樂。則少和順從容之意。而於禮亦朴直而不文。皆無節者也。若夫薄於德。則自絕其仁。而本心之理亡矣。又何以爲禮哉。故曰於

子曰。制度在禮。文爲在禮。行之其在人乎。

鄭氏康成曰。文爲。文章所爲。　孔氏穎達曰。言能行禮。全在乎人。　馬氏晞孟曰。制度者。文爲之體。文爲者。制度之用。簠簋俎豆。所謂制度也。升降上下。所謂文爲也。制度文爲。皆禮之灝也。徒灝不能自行。故行之在人。　周氏諝曰。文言也。爲行也。　輔氏廣曰。行禮雖在人。而所謂人者。必興於詩。成於樂。厚於德。然後可。不然。非所謂其人也。

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夔其窮與。與音餘

鄭氏康成曰見其不達於禮。　孔氏穎達曰子貢惟聞夔善樂。不聞夔善禮。故問夔窮於禮與。

子曰古之人與。古之人也。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夫夔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古之人也。

鄭氏康成曰素與偏。俱不備耳。　孔氏穎達曰素。謂樸素。偏。謂不備具。皆不得爲窮。夔禮樂兼有。但特通達於樂。不甚通達於禮。是以賢名流傳後世。若全不解禮。何以傳於此名。更重美夔爲古人。與今人別也。虞書舜命伯夷典朕三禮。伯夷讓夔。是夔知禮也。　陸氏佃曰古之人。不朽者也。言夔特以樂傳耳。　陳氏祥道曰觀夔教胄子以直寬剛簡之德。達之以溫柔。戒之以無虐無傲。則以禮樂教中和。亦不過如此。子貢以爲窮。惡可哉。

子貢因子言不能樂於禮素。思能樂而不能禮。則亦

非全人。故以夔爲問。但窮與達正相反。達者通之至。窮者塞之至。夔於禮未達容有之。而疑其窮則不可。況夔爲古之人。并未必不達於禮。不可輕議也。

子張問政。子曰。師乎。前吾語女乎。君子明於禮樂。舉而錯之而已。女音汝

鄭氏康成曰。言禮樂足以爲政也。錯。猶施行也。

吳氏澄曰。錯置也。舉而錯之謂如手舉一物而置之一處也。

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爲必踖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爲必行綴兆。興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大平也。諸侯朝。萬物服體。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禮之所興。衆之所治也。禮之所廢。衆之所亂也。目巧之室則有奧阼。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隨。立則有序。古之義也。室而無奧

阼。則亂於堂室也。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上也。車而無左右。則亂於車也。行而無隨。則亂於塗也。立而無序。則亂於位也。昔聖帝明王諸侯。辨貴賤長幼遠近男女外內。莫敢相踰越。皆由此塗出也。復扶又反大音泰長竹丈反

鄭氏康成曰。衆之所治。所以治也。樂之所亂。所以亂也。目巧謂但用巧目善意作室。不由濩度。猶今人作奧之外有竇。位東階謂之阼。自目巧以下。古今常事。不可廢改也。孔氏穎達曰。力謂勉力。目巧言但用目準視巧思也。古之義者。自古以來禮樂之意也。由此塗出者。由此禮樂之塗而出也。方氏慤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故不必鋪几筵之類。然後爲禮。不必行綴兆之類。然後爲樂也。言而履之。所謂踐言是也。行而樂之。所謂安行是也。力此二者。謂力行此禮樂。而施於有政也。萬物者。萬事也。服體者。各服其體而不相侵也。諸侯朝。萬物服。體百官莫

不承事。則太平之效也。夫禮者。衆之紀。紀散而衆亂。則衆之治亂。係乎禮之興廢而已。隅有奧。則尊者所處而別於卑。階有阼。則主人所歷而別於賓。所謂室有奧阼也。席或以南方爲上。或以西方爲上。所謂席有上下也。乘車之纛。君在左。勇士在右。所謂車有左右也。父之齒隨行。五年以長。則肩隨之。所謂行有隨也。天子南鄉而立。首公侯而下各有位焉。所謂立有序也。然則古人之禮至於如是者。豈徒事於文爲哉。亦各有義存焉而

故曰古之義也。踰越。皆過也。　陳氏澔曰。衆之治亂。由禮之興廢。此所以爲政先禮也。目巧。謂不用規矩繩墨。但據目力相視之巧也。言雖苟簡爲之。亦必有奧阼之處。此以下。皆古聖人制禮之義也。又言禮之爲用無所不在。失之則隨事致亂。貴賤。以爵言。長幼。以齒言。遠近。以親疏言。男女。以同異言。外內。以位序言也。

鄭氏康成曰。服體。體服也。謂萬物之符長。皆來爲瑞應也。孔疏。服。謂屈服。體。謂形體。言飛走動植之物。皆來爲瑞應也。

【疏】服體者。言物之有理。猶人之有體。萬事皆從其理。如視聽之聰明。手足之恭重。便是服體。鄭孔符應之說。非也。

三子者既得聞此言也於夫子。昭然若發矇矣。

矇音蒙

【正義】鄭氏康成曰。乃曉禮樂不可廢改之意。孔氏穎達曰。經中自目巧以上論禮樂之事。質文沿革隨事變改。自目巧以下。論尊卑上下。萬代恆行。吳氏澄曰。言三子既聞此十二條之言。昭然有見。如人徹去其蔽目之物然也。

孔子閒居第二十九

【正義】孔氏穎達曰。案鄭目錄云。名孔子閒居者。善其無倦而不褻。一作衰。猶使一弟子侍。爲之說詩。著其氏。言可玩也。退燕避人曰閒居。此於別錄屬通論。陳氏祥道曰。子夏始問爲民父母之道。繼問三王參於天地之德。有爲民父母之道。而後可以行三王之德。

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故共序如此。

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

閒音閑凱與愷同邱在反弟又作悌徒禮反夫音扶

鄭氏康成曰。凱弟。樂易也。原。猶本也。橫。充也。敗。謂禍災也。王氏肅曰。五至者相因自然而至。孔氏穎達曰。詩大雅泂酌之篇。美成王之德。凱。樂也。弟。易也。謂成王行樂易之德。爲民之父母也。聖人行五至三無。通幽達微。無所不悉。觀其前兆。觀微知著。豫知禍害。使民免罹於禍。故爲民之父母。然四方之福。亦必先知之。此主爲民除害。故舉敗言之。呂氏大臨曰。禮樂之原。在於一心。葉氏夢得曰。凱則強教而使民尊之。父道也。弟則悅安而使民親之。母道也。方氏慤曰。五至由內以達外。故曰行。橫於天下粗以入精。故曰致。三無自內以達外。故曰行。

者。以是道廣被於天下也。四方有敗必先知之。言其道又足以幾於神也。敗者成之對。不言成而止言敗者。蓋君子思患而豫防之。則敗尤在乎先知也。輔氏廣曰。仁者禮樂之本原也。此非至仁而以天下萬物爲一體者不能。惟仁故可以作民父母。應氏鏞曰。父母之心惻怛懇至。而赤子痒疴疾痛。無纖髮不切於肌膚。四方萬里。微有禍敗。必先知之。蓋愛其民者切。慮其事者周。故不善之幾微萌芽。稍觸於吾身。則吾已先知而知焉。

如此。始無愧於父母之名矣

自其極盛而無以復加謂之至。君子則推而致之。以廣其充周之用。自其至微而不泥於迹謂之無。君子則施而行之。以運其微密之神。橫於天下。正以滿其達之量也。其稍有不序不和處。便是敗。五至終以哀。三無終以喪。正其切於憂民處。非五至三無之外。別有一種憂民之心也。

子夏曰。民之父母。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五

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上二樂並如字塞音色）

正義　鄭氏康成曰凡言至者至於民也志謂恩意也言君恩意至於民則其詩亦至也詩謂好惡之情也自此以下皆言民之父母者善推其所有以與民共之云耳不能聞目不能見行之在心也塞滿也　孔氏穎達曰君子之恩意既至於民故詩之歡樂亦至極於民既能歡樂至極於民則以禮接下故禮亦至極於民既禮能至極於民必爲民之所樂故樂亦至極於民既與民同其歡樂若民有禍哀則能憂恤極於下故哀亦至焉凡此五者皆與民共之君民同有感之在於胸心外無形聲故目不得見耳不得聞是人君志氣塞滿天地由行五至之道又曰已欲恩愛民亦欲恩愛己有好惡民

亦有好惡。己欲禮樂。民亦欲禮樂。己欲哀恤。民亦欲哀恤。是推己所欲與民共之也。　徐氏師曾曰。五至之道。分而言之。則各造其盛而不同。序而推之。則互爲其根而不亂。　姚氏舜牧曰。五至雖有次第。而總由一志字來。此志一至。四者自無不至。故云志氣塞乎天地。子民之心誠切懇到。心口之間。自然欲隱秘而不得。便是詩至。有是心口之圖。自然有許多經綸料理出來。便是禮至。有是經綸料理。自然欣喜從事而不爲疲。便是樂至。樂此而不爲疲。則視民如傷。唯恐或陷於危亡也。將戚然而不自寧。便是哀至。哀本於樂。樂轉爲哀。朝夕往來於中。無少止息。便是哀樂相生。所以視不可得見。聽不可得聞。而此志此氣充塞於天地間。

樂人之立者。必憂人之達者。必憂人之不能立。樂人之達者。必憂人之不能達。方幸其生聚而欣然。又憂天下之未能徧。後日之未能保。而戚然。哀樂相生。周流不息。此其志氣之所充塞。直與天地爲量矣。哀卽喪也。不見不聞。卽下無

體無聲無服也。言五至而三無已在其中。下因再問而申言之耳。　又案五至至字。鄭訓至於民。王訓相因自然而至。陳氏澔訓極盛而無以加。三說相須。其義始備。

子夏曰。五至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三無既得畧而聞之矣。敢問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其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其讀基宥音又逮讀棣選宣面反匍音扶又音蒲匐音服又蒲北反

鄭氏康成曰。於意未察。求其類於詩。詩長人情。呂氏大臨曰。子夏雖聞此言。而未深通。以詩之道長於人情。故問何詩近之。欲通其倫類也。　其詩讀爲基。聲之誤也。逮逮。安和貌。言君之威儀安和逮逮然。呂氏大臨曰。逮。詩作棣。言其威儀富而閑習。如棣之花萼光輝相逮。　則民傚之。棣棣。盛也。　陳氏澔曰。棣棣。孔疏。詩。邶風栢舟篇。仁人有此非有升降揖讓之禮也。孔威可畏。有儀可象。民自效瀝之。救之。睛恤之。言君於民有喪有以睛恤之。則民傚之。

此非有衰絰之服。孔疏。詩。邶風谷風篇。　朱子曰。宥。宏深也。密。靜

謚也。基積累於下以承藉乎上者也。言夙夜積德以承藉天命者。宏深而靜謚。匍匐。手足並行急遽之狀。陳氏澔曰。手行爲匍。伏地爲匐。　呂氏大臨曰。無聲者。樂之道。無體者。禮之本。無服者。喪之理。三者行之在心。外無形狀可知也。

方氏慤曰。宥則寬以致和。密則深而能靜。寬而致和。所以爲樂也。然深而能靜。則爲無聲焉。有威可畏有儀可象。所以爲禮也。然不可選。則爲無體焉。匍匐救之。所以爲喪也。然凡民而已。則爲無服焉。　輔氏廣曰。夙夜基命宥密。則無時而不和。威儀逮逮不可選。則無動而不節。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則哀不必見於服也。　吳氏澄曰。三無不言志不言詩。蓋志行乎三者之中。能是三者。則民之情無不達矣。所謂禮樂之原也。

鄭注　鄭氏康成曰。基。謀也。密。靜也。言君夙夜謀爲政教以安民。則民樂之。此非有鐘鼓之聲也。孔疏。詩。周頌昊天有成命篇。基始。命。信。宥。寬也。言文王始信順天命。行寬弘仁靜之化。鄭意謀爲政教。民得寬和安靜。

子夏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

孔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

鄭氏康成曰。言盡於此乎。意以爲說未盡也。服。猶習也。君子習讀此詩。起此之義。其說有五也。孔氏穎達曰。子夏疑其未盡。故問之。孔子告以何爲其盡。君子習之。猶有五種起發也。方氏慤曰。大言光輝於外。美言充實於內。盛。言無以有加。盡言無有餘蘊。起言有加而無已。陸氏佃曰。猶有五起。孔子之言所以進商也。

董氏仲舒曰。勉強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

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于

孫子。施並音異以豉反音旭許六反聞去聲言文。施易也。從順也。畜孝也。孔疏。釋孝者畜也 使萬邦之民競爲孝也。就成也。將大也。使民之倣禮。日有所成。至月則大矣。起。猶行也。孔氏穎達曰。此以下五節。從輕以漸至於重。是從倣至著也。

鄭氏康成曰。孔甚也。初時威儀遲遲。但舒遲而已。二則翼翼而恭敬。三則上下和同。無不從也。四則日就月將。漸興進也。五則施及四海所及遠也。初則內怨孔悲。謂親族之內悲哀。其處近也。二則施及四國所被遠也。三則以畜萬邦。皆爲孝也。四則純德孔明。益甚也。五則施于孫子。垂後世也。

呂氏大臨曰。無聲之樂。在於氣志。無體之禮。在於威儀。氣志與物不違。則固樂矣。於理既得。則尤樂矣。於道既合。則愈樂矣。然則雖曰無聲。曰聞四方矣。是故天下樂之。氣志既起也。威儀和而緩。則無急迫之態。敬而肅。則無怠慢之容。上下和同。則無乖異之變。然則雖曰無體。而小者日就。大者月將矣。是故一人行之。施及四海也。

若夫無服之喪。本由內恕孔悲。則眠人之喪猶己之喪也。既推是心施及四國。必由是道以畜萬邦。厥今純德孔明。其後施于孫子。此仁之至也。氣志既充。威儀既備。而篤於仁。然後三無五起之義。可得而盡矣。方氏慤曰。氣志不違。內無所戾也。故繼之以氣志既得。得之於身。則人從之。故繼之以氣志既從。內恕孔悲。以仁存心也。仁者愛人。故繼之以施及四國。馬氏睎孟曰。氣志不違。氣與志交養於中。未至於既得。得者。得中也。從。從心之所念而無所拂也。內恕孔悲。哀在於心而未形於外。故繼之以施四國。畜萬邦。陸氏佃曰。不違德在我而已。既從。則有在彼者也。暴其氣。既得。則志帥氣而氣充乎體。既從。則養而無害矣。

鄭氏康成曰。不違者。民不違君之氣志也。孔氏穎達曰。初言民不違君之氣志。二云氣志既得。言君之氣志得於下。三云既從。民所從也。四云日閒四方。及於

遠也。五云既起。是興起也。

案無聲之樂。先儒之說頗異。夙夜基命宥密。鄭謂夙夜謀爲政教。是以政教爲君之命。故氣志不違。卽以民不違君言之。既得於民。既從爲民從乎君也。呂氏大臨謂不違者。我與物不違。方氏慤謂內無所戾。陸氏佃謂德在於我。輔氏廣則直以持其志無暴其氣工夫言之。似已。但樂由中出。則無聲之樂。斷未有舍其本而泛言君民者。故始卽以基命言之。蓋必保合天命之太和而後氣志之間無所乖逆。內無乖逆。而後事物各得其理。而後我之所順。人亦順之。而後日聞四方。和氣洋溢。至於天地萬物感而太和。不過吾氣志之既起。樂之成。原如是其靜謐也。若夫禮則自外作。故始卽以威儀言之。遲遲。和爲貴也。翼翼。禮節之也。然制乎外者。正所以養其中。與樂不同爲斯須不可去乎。故中言日就月將。乃終以施及四海。禮之成遂如是其廣大也。喪則一仁之周流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惟以已度人而見其

孔悲耳。由此而四國而萬邦。仁益廣也。至是而內怨者不待勉強也。德純則自如是已。且施于孫子。仁愈遠也。

子夏長於詩。故以詩爲問。而孔子遂歷以詩語之。咏歎淫泆。意味深長。使人感發興起。有不能自已者。此之謂五起也。

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於天地矣。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齊。昭假遲遲。上帝是祇。帝命式于九圍。是湯之德也。參音驂勞鄭讀去聲今如字覆敷救反齊反假讀格祇諸夷反遲下讀齊今上如字下讀躋子兮案今本謂參下無於字

鄭氏康成曰。三王。禹湯文武也。參天地者。其德與天地爲三也。帝。天帝也。昭。明也。假。至也。祇。敬也。孔疏。釋詁文。

九圍。九州之界也。是湯之德者。是湯奉於無私之德也。

孔氏穎達曰。詩。商頌長發之篇。美成湯之辭。一方氏慤曰。天立乎上。地立乎下。人立乎中。所謂參也。立德以居體。固已能參之矣。至於興事以致用。又有在乎奉之焉。天地者陰陽之體。日月者陰陽之用。方其參之以居體。則止以天地爲言。及其奉之以致用。故兼之以日月也。天之運轉。地之生育。日月之升降。變化不停。可謂勞矣。爲天下者得不奉此三者以勞之乎。雖然。勞之而苟有私。人得無怨乎。故其所奉者主於無私也。朱子曰。

商之先祖既有明德。天命未嘗去之。以至于湯。湯之生也。應期而降。適當其時。其聖敬又日躋升。以至昭假于天。久而不息。惟上帝是敬。故帝使之爲濛於九州也。

鄭氏康成曰。勞。勞來之來。案孟子勞之來之。詩讀湯齊爲湯躋。躋升也。降下也。齊莊也。式用也。此詩云殷之先君。爲政不違天命。至于湯升爲君又下天之政教甚疾。其聖敬日莊嚴。其明道至于民遲遲然安和。天是用敬之。命之用事於九州。謂使王也。

孔氏穎達曰。湯降下賢士。能

速疾不遲假暇也湯以昭明寬暇天下之士心遲遲然舒緩也　嚴氏粲曰湯之謙抑所以自降下者甚敏而不遲故聖敬之德日以躋升日躋言至誠無息也其昭格於天遲遲甚緩言湯無心于得天付之悠悠也

詩義則朱子與諸說盡矣但此引以証奉三無私則所謂帝命不違者天之無私也湯與天齊湯之奉天無私也蓋人有私則有違天無私故命於物者皆不違易所云物與无妄也人一有私即與天地不相似惟湯之無私與天齊一古人引詩多斷章取義似如此說乃切合言不遲又言遲遲者不遲克已之勇所以致其決遲遲達天之養所以俟其化

孔氏穎達曰自此至大王之德節論三無私之事並明湯及文武三代大王之德

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

霆音廷

鄭氏康成曰。言天之施化收殺。地之載生萬物。非有所私也。無非教者。皆人君所當奉行以爲政教也。

孔氏穎達曰。此論天地無私。聖人則之以爲教。天春生夏長。秋殺冬藏。以風以雨。以霜以露。化養於物。聖人則之。事事倣濛以爲教。故云無非教也。神氣謂神妙之氣。霆雷也。地以神氣風雷之等流布其形。衆物感此神氣風霆之形。露見而生。人君濛此地之生物。事事奉之以爲教。故云無非教也。春秋云。天有六氣。此經云。天有風雨不偏屬於地。但氣從地出。又風著於土。雷出於地。故神氣風雷偏繫於地。

呂氏大臨曰。風霆猶風雨。皆神氣也。降於天。載於地。以成化育者也。猶於地言之。則以流形而可見也。方氏慤曰。四時以風雨霜露爲之用。庶物以神氣風霆爲之體。神氣者天氣也。及其下降而得地載之。故曰地載神氣。神氣散而爲風。薄而爲霆。故曰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形成而後物生可見。故曰庶物露生。雨露莫不物資以生。然止以風霆言之者。以風霆

無方而莫測。尤爲氣之神故也。　陳氏澔曰。上文明王道之無私。此言天地之無私也。　徐氏師曾曰。天以氣運於上。故氣一伸。而物無不生。氣一屈。而物無不成。天道至公之教。由四時見之。地載神氣。其始也。承天而生。其終也。代天而成。地道至公之教。由載神氣見之。

集說　上文無私覆載。以形體言。此節以化工言。此天地無私之德。所謂大信不約。大時不齊。無心而成化者也。聖人奉之。刑賞。一春夏秋冬也。鼓舞振作。一神氣也。政教

恩澤。一風霆雨露流形發生之機也。

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者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在詩曰。嵩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爲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者市志反翰明旦反徐音寒

集說　鄭氏康成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謂聖人也。峻。高大也。翰。幹也。言周道將興。五嶽爲之生賢輔佐。甫及申。爲周之幹臣。天下之蕃衛。宣德於四方。以成其王功。此

文武之德也。是文王武王奉無私之德。此宣王詩也。文武之時。其德如此。而詩無以言之。取類以明之。　孔氏穎達曰。此明周文武之德。清。謂清靜。明。謂顯著。言聖人清靜光明之德。在於其身。氣志變化。微妙如神。謂文武也。詩。嵩高篇。美宣王之詩。　張子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此言聖人也。耆欲。猶言祥福也。雨之將作。山川須出雲。蓋一氣耳。　呂氏大臨曰。清而明者。天之德也。以天德在躬。故氣志如神。　陳氏澔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

即至誠前知之謂也。耆欲。所願欲之事也。有開必先。言先有以開發其兆朕者。如將興必有禎祥也。　徐氏師曾曰。此言文武無私之德。本源澄澈。物不能蔽。明也。此無私之體也。清明之德在身。則氣之所適。志之所向。自能前知。所謂至誠如神也。此無私之用也。

鄭氏康成曰。耆欲將至。謂其王天下之期將至也。神有以開之。必先爲之生賢知之輔佐。若天將降時雨。

山川爲之先出雲矣。仲山甫及申伯。爲周之幹臣。朱子曰。耆欲將至。有開必先。家語作有物將至。其兆必先。此語却是竊疑有物訛爲耆欲。其兆訛爲有開。

孔氏穎達曰。甫。甫侯。謂呂侯也。鄭注禮時。未見毛詩傳。後箋詩乃得之。故與禮注別也。　邵氏囧曰。耆欲二字。古人以明可願之事。不獨孔子開居言之也。衛孔悝鼎銘亦曰。乃考文叔。興舊耆欲。

天地無私。故清明在天地。聖人無私。故清明在聖人。

由是志氣之動。亦如風霆之神。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聖人之耆欲。甫祈至是。而聖人開之。物先應之。如天將降時雨。而山川先出雲者然。引詩只以証天人相應之理。並不重將王天下而生賢才意。而說者且謂宣王時生申伯。亦文武積德所感。不太迂乎。

應氏鏞曰。是篇論禮樂之原。至深至遠。而實以志氣爲之主。始言塞乎天地。末言氣志如神。則充養之妙。而無間也。孟子所謂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

者也。其中論五起。而反覆以志氣爲言。蓋持養用功者。不一而足也。孟子所謂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也。

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德也。弛式氏反大音泰

鄭氏康成曰。令。善也。言以名德善聞。天乃命之王也。不已。不倦止也。弛。施也。協。和也。大王。文王之祖。周道將興。始有令聞。

孔氏穎達曰。此總結三代。以其無私。故令聞不已。三代之所以王天下者。必祖父未王之前。先有令聞也。江漢之篇。美宣王之詩。明明天子。謂宣王。此記則謂三代之王也。言父祖及身令聞不休。故云三代之德。詩。亦江漢篇。弛。本文作矢。陳也。此云弛。施也。言大王弛其文德。和此四方之國。居豳而狄人侵之。不忍鬬其民。乃徙居岐山之陽。而王業起焉。故云大王之德。

補論　孔氏穎達曰。唯云湯與文武。不稱夏者。以夏承禹後。爲天下治水。過門不入。無私事。惟殷周以戰爭而取

天下。恐其有私。故特舉之也。

圖明明。正所謂清明在躬也。又獨舉大王者。以大王之不隕厥問。尤可見文武之王必先其令聞處。且以明三代之王。以文德不以武功。恐人疑湯武之得天下以征誅。非無私也。弛文德。協四國。則勞天下之証。可見禮樂之原。一無私之德也。

子夏蹶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蹶居衛反。又音厥

正義鄭氏康成曰。承。奉承不失隊也。起負牆者。所問竟。辟後來者。姚氏舜牧曰。負牆而立者。聞此教而謙退以承之也。與循牆而懼意同。

必來之事。與爾商酌。意同。

爾勿來者。必丸親赴貴國。立等開兆。爰命菊

[illegible]滿丸東丸曰。本奉不夫鎗步兵。井伊掃部頭家